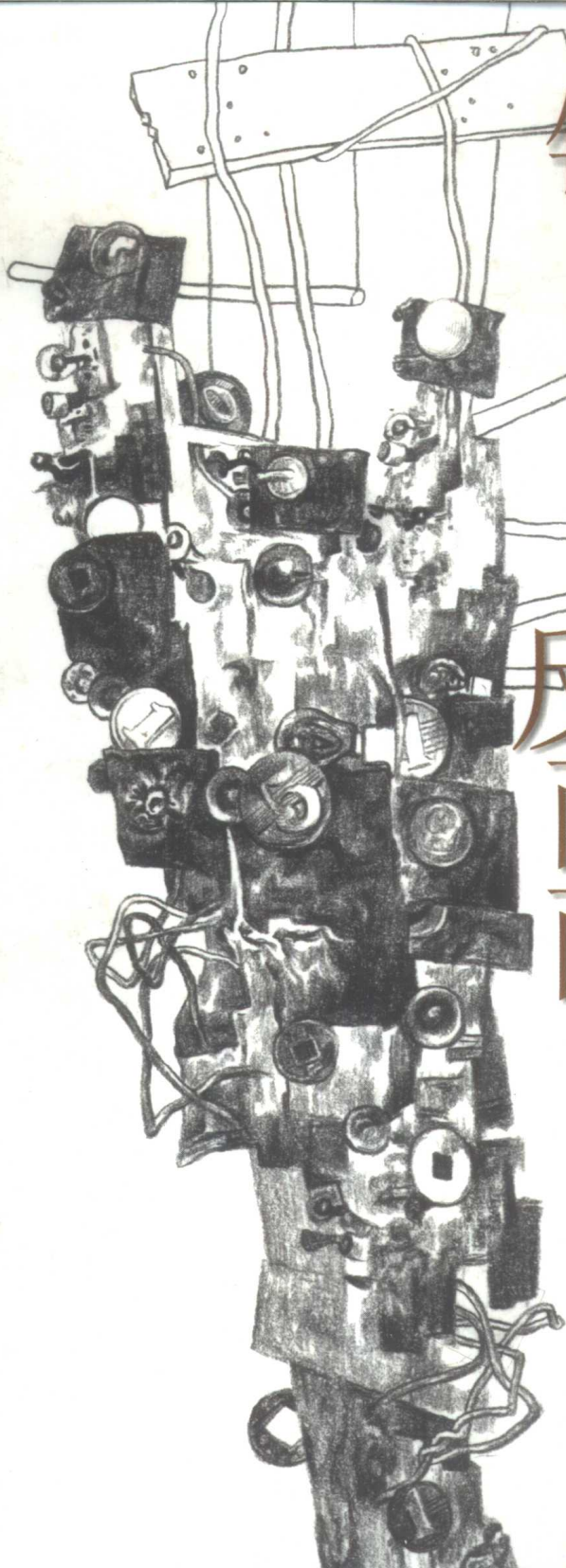


QIANBIDEZHENG-FANLIANGMIAN

● 叶弥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钱币的正反面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主 编 牛玉秋

钱币的正反两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叶 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钱币的正反两面/叶弥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4

(驿路梨花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牛玉秋主编)

ISBN 7-80611-989-2

I. 钱… II. 叶…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288 号

驿路梨花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钱币的正反两面

叶 弥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吴 琳

美术编辑: 杨怀武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家庄市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8.75 印张 189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5.00 元

ISBN 7-80611-989-2/I · 888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Xian shi zhu yi de xin jing guan (zong xu)

牛玉秋

这套丛书包括阿宁的《坚硬的柔软》、红柯的《金色的阿尔泰》、叶弥的《耶稣的圣光》、西飏的《河豚》、万方的《没有子弹》和程青的《上海夜色下的 36 小时》。把它们称之为别致现实主义,是因为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和表现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其特点就更加明显了。90 年代全球化趋向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的写作背景,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下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现代观念或现代手法。这种吸取使得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别具意味和韵致。这就是别致现实主义的含义。责任编辑梁东方为其取名“驿路梨花”,既准确又极富诗意地概括了它们的艺术特点。驿路的奔波与辛劳正是现实生活全部重量与压力的写照,而观赏驿路边的梨花则表现

出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超越与驾驭。

传统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社会学的本体，即通过人物、事件、历史揭示其间的社会学意义。而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则力图突破社会学意义对小说的限制，从生存哲理、精神本位、生命主体的高度上表现生活。

揭示生存哲理的小说一般都要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抽象化处理。像阿宁的《坚硬的柔软》、叶弥的《成长如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哲理化追求。许宾凭借竹子的柔软哲学“主动地减少或放弃与外界的对抗”，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取得了成功。弟弟经历了从“让天下的人都幸福”的人生境界到勇敢地去把不得不做的事做得很好的人生境界，也在商界获得了成功。作家们并没有简单地肯定、赞赏人物的成功，而是把包含在成功中的苦辣酸咸诸般滋味揭示得淋漓尽致，引发人无尽慨叹与思索。阿宁有三篇关注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也同样意味深长。《和解》中的素素实际上是失宠的妾，《鸡店》中的小红和《清白》中的“我”则是徘徊在他人婚姻之外的女人。三篇小说从女性心理入手，写尽了女性因对男性的物质或精神依附所产生的种种屈辱、无奈与反抗。

另外一些小说直接从精神层面去把握、表现人物。万方的《和天使一起飞翔》写知青生活，却摆脱了“青春无悔”或“心灵创伤”一类的社会学主题，而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与互动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老右派在沦落中表现出精神的圣洁，小流氓的无知与愚昧掩盖不住健康、正常的青春生命力。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健康的、高尚的精神素质彼此吸引、互相渗透。她的另一部小说《未被饶恕》则直抵人的精神困境。郭纪元天性淡泊，又极具耐性，自诩在精神境界上高

过许多人。然而妻子在金钱和物质上的成功以及妻子的不忠，依然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至死都无法摆脱。另外像西飏的《当孤独遇到寂寞》，小说题目就是两种精神状态，而作家通过人物和故事对两种精神状态的细腻区分，就更令人拍案叫绝。

别致现实主义小说对生命体验的表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方面以红柯的小说最为鲜明突出。在《跃马天山》中，马仲英过人的勇气和勃发的生命力，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还是在翻云覆雨的政界中，都显得一往无前、熠熠生辉，使那些阴谋诡计、纵横捭阖顿显猥琐龌龊。在《金色的阿尔泰》中，生命的辉煌是衬托在大自然的雄伟与严酷的背景之下的。红柯赋予了他的人物以极浓烈的传奇色彩，无论是营长还是成吉思汗，他们的生命都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自然原始生命力的滋养下，人的生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伟力，沙漠变成了绿洲，荒野长出了庄稼。而在阿宁的《奔跑》中，生命体验则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两个失去了奔跑能力的残疾人，把自己每天的出行都叫做“跑一圈”。已经丧失了的生命能力在想象中的重现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而且是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别致现实主义的小说比较普遍地运用了荒谬效应。荒谬本来是现代派文学的泛现象。现实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基点，因此不可能全盘接受诸如世界根本无意义、无逻辑、不可知等一系列观念，但荒谬在一定范围里、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却是现实的。万方的《没有子弹》一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活着到底应该在乎什么呢？的确，生命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然而王高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承担责

任。小说以王高对生命意义的浑然无知展示生命意义的被忽视；以王高的易于满足揭示着得不到满足的渴求。“没有子弹”正是应该向生活报复却苦于没有理由这样一种荒谬现象的象征。善写都市的西飏在《向日葵》中把他的主人公投向草原，去为一个剧组的外景种植一片向日葵。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都市的郑鹰与乡土的王人造相遇了。文化背景的巨大反差，使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与限度都得到了最大的表现空间。而那最终也没有等来的剧组，则使得整个故事与《等待戈多》有了几分相似。在阿宁的《月色下的飞翔》中，荒谬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小说最终揭示出弱者原本是腐败的温床时，弱者先前的愤怒、屈辱、自律乃至反抗一下子都失去了意义，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嘲讽。读者则产生了落入自挖的陷阱的荒谬感。在叶弥的《现在》中，随着一个自称是全金的老女人的出现，一段荒谬的历史被揭开了。一个战争年代受害的女人的经历本不出奇，奇怪的是周围人们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对一个谎言的维护。而谎言一旦成为历史，荒谬就难以避免了。

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讲求作者对人物与故事的投入，巴尔扎克之于高老头、郭沫若之于蔡文姬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史上经久不衰的美谈。而别致现实主义则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叙述态度上，都极力与人物和故事保持适度距离。在叙事方式上，他们对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加以限制；对第一人称的特定视角即部分视角加以扩展。他们对内视角与外视角的明确区分则进一步丰富了叙事手段。程青常常用第一人称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叙述者“我”的观察与活动又深深地介入其中。《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和《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都属

于此类作品。在雪荔与陆海平的婚姻危机中，在吕非的感情交往与抄袭事件中，“我”都既不是深陷其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毫无关联的旁观者，从而设计出一个进出自由的叙事角度。既可以非常客观地叙述故事，又可以非常便利地评判人物和事件。西飏的《向日葵》以第一人称“我”开始叙事，而当“我”不在场时又不着痕迹地转换为第三人称叙事。人称的这种转换并不仅仅是为了叙事的便利，它还隐含着更深的意义：在大都市的生活中，“我”和郑鹰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别致现实主义在叙事态度上灵活地运用了自嘲、反讽和调侃等方式。西飏的《河豚》开始时很像一个传统的寻宝故事，不过他很快就在这个故事里套上与尼姑的情感有关的弈棋故事，接着又套上了一个盗窃一百万现金的故事，这样就使得叙事充满了诱惑。不过最为精彩的还是它的结尾：因为没有找到金子，男女主人公都做了反省和思考，然而当新的诱惑目标出现时，他们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这样一个结尾顿时赋予整个故事以强烈的反讽意义。

在感觉描写上各逞才情可以说是别致现实主义的突出特点。这些小说都善于描摹心理感觉。阿宁的《谎言》、叶弥的《城市的露珠》、万方的《空镜子》都各具特色。感觉与想象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础。丰富细腻的感觉是想像力腾飞的基础，想象的发达又可以极大地滋养和发展感觉能力。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想象除了绝对依赖感觉材料以外，还必须严格遵守日常理性的原则，而别致现实主义则以其在感觉描写上的超常与变形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感觉的超常与变形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体验与感觉借助想像力的无限延伸。别致现实主义的想象并没有脱离对感觉的依赖，但它的

无限延伸却常常背离了日常理性原则。在红柯的笔下，麦子能够抓住太阳，玉米的幼芽能从伤口中长出来。枪也会害怕，“大汗淋漓，瑟瑟发抖”。而在《狼嗥》中，小说的情节就建构在一个匪夷所思的想象上：一只狼的狂野和强悍，通过一个女人，震慑了所有的男人。西飏的特长是营造某种氛围与气韵。氛围和气韵原本是虚的，但由于它是作者亲身体验过的，所以，对作者而言，它又是“实”的。西飏就把这种真实的体验用文字营造成几乎可以触摸的东西，再传达给读者。像《青衣花旦》原本写的是两个风尘女子，但由于氛围和气韵的含蓄优雅，就使得她们身上没有一点儿俗媚，一个明朗，一个忧郁，却同样清新自然，还有一点点寂寞。而在《床前明月光》中，东平的热诚，纯子的质朴，都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浓浓温情之中。不张扬，不做作；犹如清泉春雨，温润明净。

其实，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属于新生代，即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他们开始创作的初期都曾经在艺术上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过，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现实生活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而他们早期的艺术追求也以不同的方式营养、滋润了他们的创作。他们正在引起文坛的重视。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正是对他们创作成绩的一次检阅。

叶弥二三事(序)

Ye mi er san shi (xu)

李敬泽

1997年，我读了叶弥的《成长如蜕》。时隔三年，如果重读这篇小说，我可能依然震惊、依然伤痛。是的，我已经忘记了它的情节，忘了人物的姓名，但它的语调，那种体现着生活严峻逻辑的声音却依然隐隐回响，如同远处的喃喃低语，如同记忆深处一缕飘拂不定的危险气息。

三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成长如蜕》，那时我说：

成长小说在中国一直很多人写，因为人要长大，作家也曾长大，而怎么长大是个大问题。当然成长小说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成长，更多的时候，成长小说是拒绝成长的表征，以伤感或愤怒的情绪，成长小说成为献给逝去的美好时光的一束枯萎的花。所以，叶弥的《成长如蜕》令人震惊，它在方方

面面击退了我对“成长”这个主题的习惯性预期，事情很残酷，一个灰色的、有条有理的声音从容不迫地拆解一个人青春期的热情、梦想、躁动和叛逆。这是一场无声的围捕，结局很圆满：弟弟“成长了，令人信服”。

弟弟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他知道人生是从山巅上向下滑落的过程，他没有粉身碎骨已是万幸。有阿福的照片为证，他的内心还是保持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有些无奈，但决不脆弱。他还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在这场围捕中落网的不仅是弟弟，还有中国成长小说的两种基本资源：一是浪漫主义，一是“愤怒的青年”或“垮掉的一代”。在那里，青春期都被建构成体现某种终极价值的营垒，人们躲在里边眼泪叭嚓、充满敌意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他们撒娇打滚就是不肯出来。但现在终于有人闯进去照着屁股打几巴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把中国的成长小说拎起来放到了新的起点上。

——重读这些话，我觉得有些话我现在不会那么说。比如我现在不会为打人家的屁股叫好，因为我意识到，青春的热血和激情，简单而偏执的目光，这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文化中日渐稀少，我们都老气横秋，我们一直在努力打自己的屁股，也许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愤怒”或“垮掉”。

因此，如果重读《成长如蜕》，我的感觉也许将不一样，我会对统治着我们的生活逻辑持更强烈的怀疑，我会看出那冷静的、合理的语调其实是复杂的冷酷。

冷酷，这是我要说的关于叶弥的第一件事。叶弥是冷酷的，这不是骄横的、自我专注的冷酷，而是说在每一篇小说开始前，叶弥已经站在生活和人性的底线上，她知道事情本来如此或必会如此，她不抱什么幻想。所以叶弥的冷酷是一种透彻，透彻了再看笔下的人与事，就有怜悯和同情。

怜悯和同情是一种高贵的情怀，怜悯不仅是怜悯我们的不幸，更是怜悯我们的罪。这也许是小说具备的根本价值。当我们怜悯他人的罪时，这是冷酷，也是慈悲。

现在说第二件事。小说家其实也是演员，在文本中表演。所以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明星式的，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他的人物叫什么名字，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明星”，他光彩夺目，魅力超凡。当然该明星与文本之外的小说家并不完全重合，它是小说家执念迷恋的自我形象。

另一种小说家不那么自恋，他是比较专业的演员，是斯坦尼的信徒，他让自己消失在角色中，表演是体验，体验也是伪装，是潜入水下，他力图抹去小说世界表面的个人痕迹，他把自己尽可能深地隐藏起来，似乎在某个深夜，某一盏灯下，这个世界无缘无故地在你的眼前浮现、展开。

两种，叶弥属于第二种。

但叶弥终究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她凭着《成长如蜕》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本身就透露着别调独唱、不入品类的倾向。从年龄上说，她可算作“新生代”，但作为小说家的叶弥从未认真遵守“新生代”的教义；那么不要紧，我们还有别的刑具，“女性主义”怎么样？有时似乎是有一点，但就叶弥的主要作品来说，恐怕得有神经质的斗争警惕性才能看出明确的性别政治意图。还有什么呢？先锋？叶弥也不像；写实主

义？叶弥大概想都没想过。

这是关于叶弥的第三件事，她难以归类。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硬要给人归类是懒惰、专横和愚蠢的；第二，难以归类也反映了叶弥的写作有变动不居的活跃，如果不把那些小说放到一本“叶弥小说集”中确认主权，你可能会怀疑它们是否出于一人之手。她有时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你在两篇小说的语言上都看不出相似的印迹；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才分，我猜测叶弥一定因此而暗自得意；但是还有第三：过于活跃、过于变动不居可能也是一病，这个作家现在需要专注和坚定，这是形成风格的必要条件。

于是，顺便要谈的就是叶弥的不专注。叶弥的小说写得不多，似乎也写得慢，慢不是因为公务繁忙什么的，而是好整以暇，写得悠然。有时通电话，她说正写着一篇什么小说，三四个月后再提起，那篇小说她还在写着，她并不着急。

对小说、对文学，叶弥都不着急。写的时候，她是认真的、专注的，但那是绣花时的认真和专注，但绣花终究是散漫的事，便散漫地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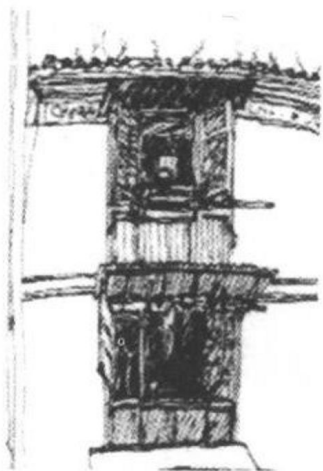
对此，我就不好评说什么了，毕竟我也不能说一个写小说的人就非得把自己折腾得艰难困苦，了无生趣。

就这些，是为序。

[作家简介]

叶弥，本名周洁，女，苏州人，生于1964年6月。

自1994年开始业余创作，在《钟山》、《雨花》、《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多篇。主要作品有《成长如蜕》、《现在》。现在《苏州杂志》社工作。



目 录

现实主义的新景观(总序) 牛玉秋 1

叶弥二三事(序) 李敬泽 1

名 厨 1

成长如蛻 7

钱币的正反两面 63

现 在 71

耶稣的圣光 117

琐 碎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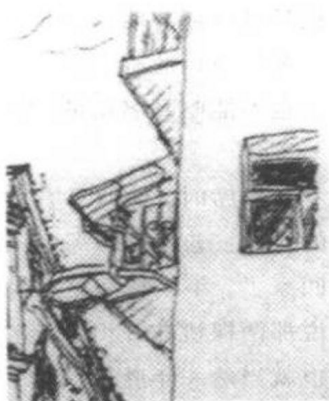
本 质 189

两世悲伤 200

粮站的故事 255

名厨

Ming chu



名厨老了，做的菜也当然更是老到起来。比如他在南北烹饪大赛的摘冠名菜“龙凤呈祥”，细节处真是精得不厌其烦，名厨不大识字，但出过一本叫做《什么什么的三十六名菜谱》，自己也记不详细了。因为书是自己讲人家写的，人家有文化，一写就写出好多自己也没想到的好名字来。当初名厨很好笑：做菜做得像绣花，这种菜是慈禧太后用的，想不到自己也真的这么做了起来。如今老了，名厨有一种功成名垂的感觉，也有点老员外的味道：人胖，走路慢慢的，说话慢慢的，站起来坐下去都慢慢的……已经一年多不下厨了，是封勺还乡的时候了。

名厨举办了告别宴，请的人不多，但当然都是上格子的。菜也是拿手戏，全过程也依然一丝不苟，还更衣沐浴后才动家伙。名菜“龙凤呈祥”一上桌子，就有人惊叫一声，呆了半天才合上了张开的嘴。市长太忙，没有来，但是还一本正经地来了电话，说是请张画家全权代表。张画家当然率筷先用，他小试半口之后说：“色香味俱全，登峰造极，登峰造

极！”最后还声明这话也是代表市长的，那样子是很激动，所以名厨也因此有点激动。这时有个什么人伤心了一下，说是再也不能吃到名厨的“龙凤呈祥”了，于是名厨也好像伤心了一下。

散席时，他似乎有点精神不能集中，这大约是思乡心切的缘故：老屋里的那两棵桃花一定如火如荼了，十多年没有回家了，年年却都是在桃花三月想家。家里一有人来，个个说那两棵桃花开得一年胜过一年，说是名厨亲手种的，名厨也就当然一年胜过一年了……

回到六室二厅的家，就在豪华的大客厅随便坐下。环视周围，声色俱全，甚至还有两橱读书人都眼热的世界文学名著，一橱陶瓷精品。这满屋子的名家书画，足够四口之家吃十来年哩。是啊，应该享享清福了！

一代名厨，衣锦还乡。

从他到来的一刻起，村子就处于失重状态。访者之多，几乎一人只能对他作几秒钟的瞻仰，寒暄几句，就须识相地腾出地方，让后来居上，以便恭维。最后是七八个有头有脸的人留下用茶，说的都是名厨小时候的掌故。有说他小时候的哭声又硬又脆，有说他小时候的笑声是方是圆，有问他是否真的和那个现代女皇握过手拍过照，有问他是否做过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块一桌的酒席，让一个大款既懊恼万分又服服帖帖。名厨这才突然觉得，他的故事在家乡已经成为了文化了。于是，真的有点喜从衷来，但又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悲哀，眼皮不由得一耷拉，说：“老了，不中用了，累了累了。”说罢两眼一闭，靠在沙发上不再言语。众人会意，鱼贯而退。